



新刻彭氏類編雜說卷之三

伯子伯錢甫彭好古 編

季子季錢甫彭遵古 閱

門人 吳時集

吳勉學

校



人道類

養生

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食。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饒。疲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髮。醇醴發顏。僅乃得之。

壯士一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神躁於中而形  
瘞於外不可遏也。稽叔夜

夫為稼於湯之世者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  
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嘗謂一怒  
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釋之是猶不識一溉  
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稽叔夜

夫水之性清土者相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相之故  
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世之惑者恒  
多以性養物。呂氏

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蹙多陽則痿此陰陽不

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為高臺味不衆珍衣不  
殫熱殫熱則理寒理寒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

中大鞅

呂氏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  
不流則氣鬱又。呂氏

持重器者惧其忽忽則遺亡持重寶者惧其慎過慎則墜  
棄是故輕生者死重生者亦死聖人重以持輕輕以持重  
輕重均則忘忘則無有無有則能常有。何之子

靈物至寶造化所斬故麒麟斃於田父寶劍沉於重泉譬  
之寄物於人經歲或亡寄寶於人取不越宿葆真自愛猶

惧不克延。而又速之。無乃不可乎。

由拳集

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骨之相束。血脉之相持。安逸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駕於場。蕩漾其心。腑振撓其筋骨。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季。近者一二期。無全馬矣。

昌黎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

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軼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季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有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雖微。謫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莊養生主

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匠石不顧。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狙黎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其以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季而中道夭。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莊人間世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繃。足以糊口。鼓笑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

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天况支離其德者乎。  
莊人間世

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莊達生

善養生者。若牧牛然。視其後者而鞭之。曾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异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車徒而後

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俱莊達生

兵莫惜於志。鎔錐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莊庚桑楚

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莊盜跖

達化

天地癰痔。日月暉賊。古今倏忽。大千毫髮。噫。俯仰何有也。事業浮雲。貨財荷楮。捶體頽顛。埴埴逍遙。噫。富貴何物也。役夫勞形。富人勞夢。銍蘭橫扉。墜茵墮穢。噫。貧賤何因也。老氏無生。莊叟瓦注。鄭人覆鹿。楚國亡弓。噫。得失何關也。鷓鴣嚇鼠。鷓蚌喪漁。蠻觸生心。槐檀講武。噫。勝負何事也。芝菌形均。鼠璞聲并。淄澠孰辨。玉石誰分。噫。是非何決也。明妃窮廬。宿留金屋。鳴雁後誅。文木蚤扎。噫。美惡何歸也。虞鯁龍工。鄢尼漂女。賜眇宮墻。杜繁周孔。噫。毀譽何當也。授枕投微。托兇風遠。體亡白春。薪佐麀頭。噫。榮辱何鍾也。

蟪蛄春煠。螻蝻晝夜。縣解旦暮。王侯腐草。噫。生死何向也。乃畢箕。殊好。鵬鷁各腸。鷗鼠鷓鴣。其需易足。鴻鵠燕雀。厥志難齊。故予讀夢歸賦。而傷古人返璞之難。讀遠遊篇。而慨浮生閑道之遠。 喻言

痛一道丐之人。微倖得十數錢。則買散市酒。一醉大叫。自以天下之樂。莫踰於已。而千金之子。苦身乞乞。以程錙銖日。喪若不足。藉令此兩人易地而觀焉。未始不啞然自笑也。 荆川

齊富貴於蝶夢。等榮辱於蝸角。寄一身於賤榮辱之場。一逆旅也。起一心於貴賤榮辱之外。一虛舟也。外物於我

何有哉。

人之所甚愛而至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也。其住於世也。能泣能笑。能挈能擎。能徙能倚。無一不能。無一不有。而其聚諸有以住於世也。則又有修有短。而卒無不腐。為野土。化為瓦礫。而後已者。則此七尺之軀。亦終不得自有矣。以其終不得自有。則當其暫而有之。固亦不可據。而私之以為真有矣。而况於種種嗜好。其不如七尺軀之不可少者。又不啻千百倍歟。 荆川

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夢也。是故得失。獲鹿也。物我。蝴蝶也。榮枯。黃梁也。噫。通晝夜而獨醒者。誰歟。 釋莊子

駟者曰。吾晨發梁。休糧於方城之外。夕邛郢而弗羶也。且  
七百里矣。術者曰。何哉。吾離形而儵乎。七百里之外。若步  
武也。又能使人見之。駟者曰。唉。欺哉。還以問畸子。畸子曰。  
吾慕異。是吾儵而遊九有之表。際天地。入無間。探太始。究  
有終。駟者益惑。畸子曰。無惑也。子以形之者也。彼以氣之  
者也。吾以志之者也。鳳洲

身之未生。有象乎。有名乎。有象乎。身之既化。有象乎。有名  
乎。有象乎。身。前身後。而不能知。安得於中。偏執爲我。愛恋  
憂怖。自貽伊戚。故曰。古人古事。過太空。今人今事。即今空。  
未來人事。決定空室。排千燭。寧分千燭之光。海納百川。豈

辨百川之味。杳冥恍惚。誰分彼我。身外之事。何足介懷。

道院集

夫無累於外境。而取足於內。則夫大鵬之搏扶搖。羊角而  
上九萬里。尺鷃之旦莫。決於槍榆。其爲逍遙一也。鳳洲

陶土爲器。器即土。器成而與土異甚。成則用。用則毀。毀且  
朽。朽復與土一。器暫而土久。所謂寄歸者與。何之子

始予暴日。以求雨也。官師士民及家人咸曉之曰。夫雨暘  
天也。天積氣也。隆隆高爾矣。弗可梯也。沈寥余矣。北塊茫  
蕩爾矣。呼弗聞也。叩弗應也。諛之弗喜也。觸之弗怒也。若  
頑焉。當其潦也。弗格之使倒流也。當其旱也。弗挽河漢而



瀉之也。大化獨運，適焉尔矣。遭其適也，故潦於堯而旱於湯。夫潦於堯而旱於湯，堯弗知天也，天亦弗知堯也。湯弗知天也，天亦弗知湯也。何物而堯何物而湯，何物而天適焉爾矣。子暴而求必雨，則無乃不惠乎。余應之曰：非也。子不閑精誠之極乎。夫精誠之極者，不惠也。不惠所以精誠也。精誠之極，神明通焉。無不可為矣。故可以耳視而可以目聽也，可以手行而足指也。神可存而器可廢也。粗而入精，形殼蛻也。闇而生光，玄照朗也。故大荒可挾而六幕可遊也。大鵬蚊虻，焦螟嵩山，須彌芥子，毫光六合。秋毫太山，太山秋毫，大小一矣。不知彭之為殤，不知殤之為彭，不知

龍伯之為僂，不知僂之為龍伯。修短齊矣。天卑邪，地高邪，日月闇邪，深谷朗邪，流而五岳邪，九河峙邪，齊州近耶，眉睫遠邪，蠖蛄者飛耶，翼而蜿蜒邪，軒孔雖聖，吾不知其聖，夸父雖愚，吾不知其愚，黃屋左纛，雖貴，吾不知其貴，被裘帶素，雖賤，吾不知其賤。萬物之觀，齊矣。是皆不惠之道也。不惠所以精誠也。精誠則神一，神一則物化。物化則累釋，神明通焉。故風可反也，日可回也，月可捫也，電可掉也，霜可夏也，陽可冬也，水可蹈也，石可遊也，龍可下也，馬可角也，理也。豈怪也哉。夫六合廣矣，何所有，何所為，何所不有，何所不為，有而有為，而為無有，而有無為，而為有而

無有爲而無爲無不有也無不爲也有而有爲而爲理也  
人之所信也無有而有無爲而爲亦理也人之所不信也  
人之所不信而怪名焉亦惑矣今夫員而方蒼蒼茫茫者  
何物皜而煌煌朗照八方者何物嶮嶮而鬱蒼森而茫洋  
浩浩湯湯者何物發聲砰訇閃爍而有光者何物鬢而清  
揚顛而目睚須而吻張手攫而足鏘有聲卽卽者何物今  
此偶一見之斯不亦大怪乎六籍所載諸子所傳山海玄  
經之所列齊諧夷堅之所志都是物矣晉北山愚公不自  
量欲移太行王屋二山聚族而運之河曲智叟啞然而哈  
之愚公不止也且世世子孫稱平焉操蛇之神聞惧其不  
止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夸姦氏二子負二山遂移之也  
又有遭僊人山中者求不死之術僊人畀一木今之穿石  
馬后穿乃仙其人受教無日冰寒暑饒寒垂四十季石穿  
而仙去矣夫山非可移也石非可穿也精誠之極也 由  
拳禱雨記后

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  
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土  
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  
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重形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  
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也

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列子天瑞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有老役夫夜則夢為國君  
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樊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  
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  
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  
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夢為人  
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眼中吟嚙呻  
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  
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若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  
無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

之事疾並少間。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亡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  
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曾有僞  
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僞生曰  
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寥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饒  
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僞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試  
屏左右獸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  
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出妻罰子操戈逐僞生宋  
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  
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

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養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

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况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敬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四俱列

子周穆王

子產相鄭三季。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鄧析曰。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

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也。且若以治國之能  
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豕之意。不亦鄙而可憐  
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  
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  
一國。未合於人心。以豕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  
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豕。哉。子產  
忙焚。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  
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列子

楊朱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

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鴈。以爲之用。衆客和之。  
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天地萬物與我並生。  
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人取可食  
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是咬啞嗜膚。席狼食肉。非天  
本爲咬啞生人。席狼生肉者哉。列子說符

天下莫大於焮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  
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  
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  
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  
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莊齊物論

余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余惡乎知畏死之非弱喪而不  
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  
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余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  
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  
沾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  
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執丘也。與  
汝皆夢也。余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吊詭。萬世  
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既使豕與若辯矣。若勝我豕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

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  
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豕與若不能相知也。則  
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  
矣。惡能正之。使同乎豕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  
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豕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  
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  
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  
二俱齊物論  
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  
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  
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

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賢於隸也。 莊田子方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莊

田子方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

悲哉。 莊知北游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彘是也。擇䟽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集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以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士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士之地，李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

歸所謂卷妻者也

莊徐無鬼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子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莊寓言

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閔尹子。物豕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五鑑。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

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爲我。孰爲人。世之人以豕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豕痛。孰爲我。孰爲人。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豕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者爲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世之人以暫見者爲夢。久見者爲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氣。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氣。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

六六

六七

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



則健萬物可為我我之一身內變螻蛄外烝蟲蚤瘕則龜  
魚瘻則鼠蠹豕可為萬物 六七

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

六七

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豕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  
大音舟車無豕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音有  
行未常有豕 六七

蠅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豕則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六七

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

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為  
道執之即物 八籌

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豕物不得不應我非我  
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豕未嘗有我 九藥

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  
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為耳也  
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九藥

瓶存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  
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九藥以上俱關尹子

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君之初。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滅。君之清。吾之明。何君之好無恒。俾吾之會無常。與光答影曰。子在空而無在實。而有在翼而飛。在足而走。在鈎而曲。在弦而直。子之近乎燭。出子體之外。子之遠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無恒。豈吾之獨無常。與影笑曰。君第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無。由君之與吾。何背何正。安推乎造化之命哉。

志和

玄真子唐張

天地既位。陰陽氣交。於是裸蟲鱗蟲。毛虫羽虫。甲虫生焉。人者。裸虫也。與夫鱗毛羽甲。無所異也。人自謂其異者。豈

非乎能用智慮耶。言語耶。夫自鳥獸。迨乎蠢蠕。皆好生避死。營其巢穴。謀其飲啄。生育乳養。其類而護之。與人之好生避死。營其宮室。謀其衣食。生育乳養。其男女而私之。無以異也。何可謂之無智慮耶。夫自鳥獸。迨乎蠢蠕者。號鳴。啾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耶。人以不喻其音。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言耶。則其嘯鳴啾噪之音。必語言耳。又何可謂之不言語耶。

無能子

無能子貧。昆弟之子通相從焉。一日謂無能子曰。嗟寒吟。饒有季矣。夕則多夢。祿仕而豐乎。車馬金帛。夢則樂寢。則

憂何可獲易置也。無能子曰。晝憂夕樂均矣。何必易哉。通曰。夕樂夢耳。無能子曰。夫夢與寢有所異也。曰無所異。無所異。則安知寐而為之者。夢耶。寤而為之者。夢耶。

無能子

射似庸者。見虎而不見石。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水。是知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拘。夫空中之塵。若飛雪。而目未嘗見。穴中之蟻。若牛鬪。而未嘗聞。况非見聞者乎。

譚峭子

有言臭腐之狀。則輒有所噦。聞珍羞之名。則妄有所嗅。臭腐了然。虛珍羞必然。無而噦不能止。嗅不能止。有惧菽醬

若蠖蟻者。有愛鮑魚。若鳳膏者。知此理者。可以齊奢儉。外榮辱。黜是非。忘禍福。

譚峭子

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化天下者。不知為天下所化。醉者負醉。疥者療疥。其勢強顛。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

譚峭子

瓜髮者。裁之形。何瓜可割。而無害。髮可裁。而傷。蓋榮衛所不至也。則是豕本無害。而筋骨為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為之痛。所以知喜怒。非豕作。哀樂。非豕動。我為形所昧。形為我所愛。達此理者。可以出死生之外。

譚峭子

物化

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琴琴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獸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

莊齊  
物論

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莊齊物論

指窮於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莊養生主

秦市幻人有能烈鑊膏而溺其手足者。無能子召而問之。曰。受術於師。其訣曰。視鑊之烈。其心先亡。然後術從之。悻則敗。無能子願謂其徒曰。無心於身。幻人可以寒烈鑊。况上德乎。

無能子

無能子寓於秦村。景氏一夕梟唱其樹。景氏色憂。將彈之。無能子曰。人之家。因其鳴而凶。梟罪也。梟可凶殺之。不能弭。將凶而鳴。非梟忠而先示於人耶。殺之害忠也。夫毛羣羽族。偶隨氣之厚薄。自然而形也。非宰於愛憎者也。誰令梟司其凶耶。謚梟之凶。誰所自耶。天地言之耶。梟自言之。

耶。天地不言。梟自不言。何又其凶耶。謚梟之凶。不知所自。則鳳未必祥。梟未必凶。景氏止家亦不凶。無能子。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墮中。覆之以萑。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求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何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惟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列子。

作環舞者。宮室皆轉。瞰迴流者。頭目自旋。非宮室之幻惑也。而人自惑之。非迴流之改變也。而人自變之。惟清靜者。故物不能欺。譚峭子。

梟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或謂梟爲異。則謂雞爲同。或謂雞爲異。則謂梟爲同。孰梟雞之異。晝夜之異。

梟雞乎。孰謂爽之同。梟雞乎。梟雞之同。晝爽乎。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惟大人乎。譚峭子

方尺之木。置于地之上。使人蹈之。而有餘。方尺之木。置于竿之端。使人踞之。而不足。非物有大小。蓋心有虛實。是故冒大暑而撓者。愈熱。受炙灼而惧者。愈痛。人無常心。物無常性。譚峭子

至媼者。化為婦人。至暴者。化為猛虎。心之所變。不得不變。是故樂者。其形和。喜者。其形逸。怒者。其形剛。憂者。其形蹙。斯亦變化之道也。譚峭子

### 玩物

凡情櫻於物者。未有不累於中。而喪失其所樂者也。有人焉。知夫軒裳圭組之足以為累。而欲自逃於山顛水涯之外。以為得所樂。不櫻於物矣。然不知方其有羨於山水。而莫之致也。則或煩勞而悵望。而其既得也。則或嗜深玩竒。窮乎幽絕。勞精神而不知止。其據而私之也。則一丘一壑。悉以自占。而若恐其或奪也。其久而將去也。則躊躇固戀。而其既去也。則或悵然有失。如遷客之思其故鄉。骨於懷而不能已。此其患得患失於山水。與夫患得患失於軒裳圭組者。清濁有間矣。其決性命之情。以櫻於物。而喪失其

所樂者則一也。

石屋山志序荆川

人有生不識先墓指巽然者而示之曰此而先人藏也則為之咨嗟涕洟而不已可以為孝乎之情也因境而生者也躬而土手而樹畢葬而不能舍攀栢而號草木變色鳥獸易性可以為孝乎之情也托境而篤者也。鳳洲

豆令人重榆令人暝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稽叔夜

無以樂饒深山之薇孰禁豕採無以禦寒南簷之日孰禁我曝夜行無燭遙空之月孰禁我弄晝寢無簾幽林之磴孰禁我眠炎蒸無翳虛谷之風孰禁豕乘饕飮無魚長江之釣孰禁我下晴溪温瀑任意浴之不患乎無菑蘭芳蕭

鬱任意吸之不患乎無蕪攢峰疊障任意躡之不患乎無樓臺蕪藤野蕨任意貯之不患乎無藥餌喬松磨竹撫瑤琴也懸壁飛泉下玉漏也小榭間栢列錦屏也嫩草護苔設重茵也淡雲遠樹開畫面也鳴鶴翔鷺呈歌舞也落花流水渙文章也怪石吾玩器也古洞吾離宮也澗毛吾珍羞也鹿豕吾僮僕也枝頭好鳥日相近呼吾朋友也煙外層巒時相拱揖吾賓主也乾旋坤轉太和流行吾父母也

盧曲

方吾之心間而無事以逍遙乎草堂而觀於魚鳥之飛鳴而潛泳煙雲之出沒而隱映融然若有凝於精爽然若有

釋於神。是以物無逆於目。目無逆於心。而心無逆於物。一旦情隨事以遷。勃焉而有闢。於是而心逐逐焉。而目矐矐焉。凡向之飛泳而出沒。若有凝於精。而釋於神者。舉皆不知所在矣。徐徐焉。闢解而梘息。乃始還而觀之。則草堂向之草堂。而煙雲魚鳥。向之煙雲魚鳥也。於是爲之憮然而一笑。荆川大觀草堂記。

### 嗜好

累榭洞房。殊簾玉宸。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憂。聳石巉巖。輪茵糾結。猿狄之所便也。人上而慄。五韻六經。咸池簫韶。人之所樂也。獸聞而震。懸瀨碧潭。波瀾洶湧。魚龍之所安也。人入而畏。頰頰玉理。眄視巧笑。衆目之所悅也。軒皇愛嫫母之醜貌。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悅衰洽之醜狀。弗買陽文之婉姿。陽春白雪。噉楚採菱。衆耳之所樂也。而漢順聽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槌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炮羔煎鴻。臠虍臠熊。衆口之所噍也。文王嗜菖蒲之藟。不易熊肝之味。鬱金玄膽。春蘭秣穗。衆鼻之所芳也。海



人悅至臭之夫不愛芳馨之氣若斯人者性皆有所偏也  
劉子

自適

百季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  
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  
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而楊墨乃始離跖自以為得非吾  
所謂得也夫得者因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  
可以為得矣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修以  
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皖皖然在纏繳之中而  
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辭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  
為得矣 莊天地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

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也。莊達生

自信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於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之心。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  
子墨子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為命。他日有病者焉，遇越人而屬之。越人曰：嗟夫，難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四肢；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夫傷子之四肢，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

下以我為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為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既而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

顏濱

人謂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何故止我

墨子

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啓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為義也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悟之縱不悅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

墨子

自知

滅紂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噫。千百世而下。孰有許之者乎。夫數子不自知。而人知之。人知數子。而又不自知。可慨也已。明堂寢室。匠梓之能為也。而自處無廬。乘馬玉輅。輪輿之能為也。而自出無車。何者。工於理人。而拙於自理也。見殊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何者。知人則易。而知己則難也。是故自知者。莫先於知人。而知人者。莫貴於自知。延陵子鳳不知美。鴟不知惡。陶唐氏不知聖。有苗氏不知暴。使陶唐氏恃其聖。非聖也。

有苗氏知其暴不暴也。譚子

魏昭王問田訕曰。先王之謙曰為聖。易有諸。訕對曰。臣之所舉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待有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今訕未有功。而王問訕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也。昭王無以應。呂氏

厲之人。疾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

莊天地

海魚有以蝦為目者。人皆笑之。不知晝非日之先。則不能恃。夜非燭之明。則有所欺。觀傀儡之假。而不自疑。嗟。朋友

之逝而不自悲賢與愚莫知惟抱純白養太玄者不入其  
撓譚子

自愛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  
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  
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  
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  
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  
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  
膚以成一節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列子  
楊朱

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

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墨子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撻之則右手廢，右手撻之則左手廢。然而撻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撻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撻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莊子讓王

自下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身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矣。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恠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晏子春秋

自用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莊在宥

自是

齊宣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不智聽智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於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 呂氏

辨君驕恣晉師伐之驪君出走至於澤中饒渴而其御進酒并假脯果糗驪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爲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知亡何以不諫御曰君好諛而惡至言諫恐先驪君作色御謝之曰君大賢也天下之君

皆不肖而疾吾之君獨賢也君喜遂徒行於山中倦枕御  
膝御以塊易逝行而去 賈誼新書

自恃

匹夫持挺而立於賁育之前賁育色變而不敢動非畏之  
也。不知持挺者之勇怯也使人號於賁育之門曰我勇蓋  
天下賁育則笑而殺之耳何也真勇者固未嘗自恃其勇  
而驕人也 方深慮八

廷夫無蹶負夥則蹶聾聵何罪惟強明而自聰詭皂白而  
誤宮商。人則過之 夢澤荅汪先生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唯舟師之視聽開帆擊  
楫雲飛鳥逝一息千里於是小試于洲渚之間平瀾淺瀨  
水波不興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知適有天幸遂以為盡



操舟之術矣。遽謝遣舟師。傲然自得。沿視溟渤而極視江湖。推鼓徑進。亟犯大險。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風。轟  
颶澎湃。奔鯨駭蚪。乃徬徨四顧。膽落神喪。墮將失枕。身膏  
魚鼈之腹。為世大戒。然則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  
乎。使其自試之時。已遇風濤之變。則將知難而退。終身不  
敢言舟楫矣。  
東萊

瘍醫之不為疾醫。樂其有得於瘍也。疾醫之不能為而喪  
其所以為瘍。此瘍醫之所懼也。若夫妄人礪針磨砭。乃欲  
為余耐扁鵲之事。彼誠無得於心。而侈於外也。  
老泉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  
藪。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  
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斂。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狙也。伐  
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

驕人哉。

莊徐無鬼

見大

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汝陽之上。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推紆而守教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璣璫之珍可觀矣。

李蕭遠運命論

夫安一枝者。難語天地之運。據腐之鳶。仰而嚇鵠者。非其智不如也。處小則大者昧。恬於幽則矚于眩。故觀廟廊鍾鼎之盛。則事功之心興。覽嚴文冠裳之會。則進為之志增。

空同

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馬山在其上也。賢者之

所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右左視尚盡賢於已。  
呂氏

棲一塵於睫。則其如車輪。置車輪於百步之外。則其小如一塵。是物本無大小。而有大小者。生於所見也。  
呂氏

明者舉大略小。不伎罔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肯稱薪而爨。數粒而炊。屏瑕棄璧。披毛索麋。哉。  
抱朴子

筌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瞶者不可督之。以分鄭淵。瞽者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蛙不可以語滄海。庸俗不可以語經術。注清音。聽九韶者。巴人之鼓。不能悅其耳。烹大牢。饗方丈者。余蓼之味。不

能悅其口。  
抱朴子

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為千載。不善愛身者。忽焉如蚊蚋。處乎盜缶之間。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為適矣。而超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盜缶為天地。而不知其所處之微。昧陋之民。亦若是矣。  
方謹行

如羣兒一餅。爭獲自矜。  
空同戰國策序

螭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弭天之。大鵬鯨鮪游牛迹之水。而責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怪。  
抱朴子

道無常道。道常道是為小道。小道不遠。學無常學。學常學

是爲曲學。曲學不達。言無常言。言常言。是爲方言。方言不通。何之子。

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

昌黎

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東坡

宋國有田夫。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茂菽。甘泉莖。芹萍子。

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慄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列子楊朱

涑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聞道百。以爲莫已若。此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吾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水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

者束於教也。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莊子涑水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

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肘，還虻蠅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絃一壑之水，跨時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季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季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

匄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申喆  
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去。 莊子涑水

務大

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釣箴芒距。微細芳餌。  
加之。以詹何娟環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射者扞鳥蹏  
之弓。彎綦衛之箭。重之以羿逢蒙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  
與網者竟多。何則。以所恃之少也。 淮南子

牛蹄之涔。無尺寸之鯉。塊阜之山。無方丈之材。所以然者  
何也。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 淮南子

為大者。不屑於其細。而事之非甚迫者。君子不枉已以從  
之也。今夫千金之家。雖其甚欲。必不屑為販負之所為。詩  
禮之雋。雖其甚寔。終不敢鬻先世之圖藉。何者。所傷者大

也。止齋

持寸斧者必不伐十丈之木。操百金者必不駕萬斛之舟。小之無補於大用也。飾金玉者。又不為戰陣之刃。多雕彩者。必不為適遠之車。文之無補於實用也。 何之子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莊子逍遙遊

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俱逍遙遊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犢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鎗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作鬼神。憚嚇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漰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鮑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 莊子外物

齊人之井飲者相拌也。 莊子御寇

辨惑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大轂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考則嗑然而笑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 莊子天地

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于中慮則荆棘生矣 子華子

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

執要

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鍤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稱哉所居要也 淮南子

涓水大鄭之富人溺者人浮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析又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 呂氏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 穎濱

人有酒徒十人群居而飲有客請曰今日之宴毋隱厥技



以爲劇可乎。其一人進曰：吾善於簫。有二人曰：吾善於歌。又有二人曰：吾善於舞。二人善於奕。二人善於壺。客曰：若之藝咸聽於酒。謂簫者曰：吾忽焉舉觴而簫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簫不節者，罰。又謂歌者曰：吾忽焉舉觴而歌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歌不節者，罰。又謂舞者曰：吾忽焉舉觴而舞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舞不節者，罰。又謂奕者曰：吾忽焉舉觴而奕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奕不節者，罰。又謂壺者曰：吾忽焉舉觴而壺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壺不節者，罰。客笑而喜曰：吾一觴而困九人，何取於藝也。

外史

### 真情

人有終身而爲廉者，能辭萬鍾於朝廷而不能不拾一金於無人之地。人有終身而爲禮者，能整衣冠以接賓而不能不弛容於暗室之間。

誠齋

父雖不慈，子見其遇虎則失聲於奔救；兄雖不友，弟見其遇兵則荷戟而往鬪。何者？其愛之之真情出於自然也。

誠齋

今夫童子誑其西隣之童而奪之一金，不忤也；而東隣之童旁觀而過見之，則作焉。

誠齋

無翼而飛者，聲也不根而固者，情也。

管子

嘻笑之怒甚於裂眚。長歎之笑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

柳州

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鷺。兄則以媪大親則已矣。

莊庚

桑楚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繙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

莊則陽

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

莊漁父

### 機心

物之有是根者。遇物必發。隣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斜谷之鈴。溺愛者悲之。感在人而不在笛。悲在人而不在鈴。昔者子臧好聚鷓冠。而見殺於鄭伯。夫鄭伯父也。子臧子也。子華亦子也。鄭伯因怒子華。以及子臧。雖事在十年之前。而身居數百里之外。終不能免。吾以是知怒之不可藏也。

呂氏

火之伏也。噓之則燃。煽之則炎。猛獸之寢於山。其怒而嗥也。必或驚之。其貪而殺也。必或誘之。夫天下之機心。莫之禁也。猶火而易擾也。猶猛獸而易齧也。

止齋

白起發一疑心坑虜士如蟻。王愷發一快心截蛾眉如芻。李斯發一叨心橫尸四海。楊國忠發一嫉心激禍百年。其端甚微其流甚廣痛哉。

劉屏山

子貢南游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為禕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

莊天地

人有亡鉄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窃鉄也顏色窃鉄也言語窃鉄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窃鉄也俄而相其谷而得其鉄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窃鉄者

子說符

識微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韓非子說林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刺之。衛君曰。子之為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晉中行子出。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

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君矣。

俱說林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衛姬望君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強，有伐國之志，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

也。今管子乃以容貌聲音，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爽而燭燎也。

呂氏

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管仲曰：國必有聖人，公曰：譖日之役者，有執蹶瘡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鄙牙至，管子曰：子耶言伐莒者？對曰：然。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對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仲曰：我不言，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經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君吟而不唸，所言者莒也；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諸侯之不

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鄙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呂氏

隰斯彌見田成子。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暘。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隰子歸。使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韓非子說林

### 事機

昔晉文之曷伯也。一季而用其民。問於子犯。而子犯拒之者三。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曰。伐吳可乎。而范蠡拒之者四。二臣者。舉其君踊躍奮迅之氣。而納於鬱抑憤悶之地。使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可得。則喪乃過乎。蓋二臣者。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惧其速而折。折而沮也。及其用力已強。兵事已振。事機之來而不可失。形勝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滅吳。不崇朝耳。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乎。然不勝其忿。銳於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文宗之志。有一

日不在於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銳于任訓。注而一決。一決而生甘露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者。終其身。二君之志。求以成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禍。速而折。折而沮也。

誠齋

天下之治。不生於福。而生於禍。負者勝之基。弱者強之府。管者勾踐之喪邦。亦嘗有所不忍。欲死於一決之快矣。獨范蠡知會稽之棲。所以餌夫差而釣之者也。於是諫止其君。陰携而陽厚之。以秦吳而飽其欲。故吳之心。自以為吳越。而不知越之志。未嘗一日不在吳也。黃池之會。一舉而蹙之。范蠡之蓄此久矣。故夫天下之不可為者。是乃大可

為者也

止齋

理有常然。事有適然。因適然之事。而疑常然之理。智者不由也。歷數天下之事。出於常然者十之九。出於適然者百之一。苟持不必然之事。而奪必然之理。則物物可畏。人人可防。其心焦然。無須臾寧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以為耕田之可廢矣。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此而廢彼哉。

止齋

事之不立也。我知之矣。執之者敗之也。然則不可以執乎。夫甚弊之俗。不懲不可也。苟懲也不執不可也。然則曷敗之。天下之事。其動有機。夫機者。發於至密。而藏於不可臆。

料今夫一事之立。昭然若揭而行之。立的於此。使過者皆得引弓而射之也。吾知其不可以成之也。何者。天下之情不一。衆多之口難制。欲者不止而議者無窮。則吾心不淨。不徇吾說。不淨不搖。事垂立而徇且搖者。繼之則宜其不足。以成也。管漢之患諸侯之強也。賈誼欲削之。龜錯天欲削之。二子發其謀而皆不享其成。彼其持必削之說。以弁之。相抗於必爭之中。事未發而迹已暴於天下。至主父偃之策。則不然。予之以意之所欲。而吾無削之之名。使之有不能不分之心。而有不得不弱之勢。嗚呼。機之所動。乃在於此。故夫管之持必然之說。以律天下者。未有能濟者也。

止齋

見機

海溟之後。漁者蹄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上魚方眠。臣鈎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蓋誅於燮理者。帝辛曰。夫多魚而垂之以鈎。魚必爭。而且畏後其餌。今而猶相與眠其鈎。豈非餌薄乎。何戮之有。微子聞而嘆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祭器而入周。

劉蛻



慎密

韓昭侯與棠礪公謀終身獨寢慮夢言漏于妻妾也孔光不對温室之木恐泄言於左右也

劉子

過計

見印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

莊子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莊子大宗師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縻固扃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縻扃鑰之不固也

莊子胠篋

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

莊辛

受命

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

方深

慮一

鷲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奪六翮之用。梁椀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權。

班彪王命

晏子出亡。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懸於厨。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

晏子春秋

北宮子謂鹵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衣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群。固有季矣。子自以德過朕。耶。鹵門子曰。余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余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與。而皆謂與余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之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于是矣。

夫北宮子厚於德薄于命汝厚於命薄於德子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鹵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道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揚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揚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揚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疾由饒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湮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

莘莘。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篋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見晏子春秋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巨奚憂焉。

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以上五段俱列

子力命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澆干楚王。楚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隣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孟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共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

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方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于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別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謀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溫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虎兇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節而不惧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莊焯水

孔甲敗於箕山。大風晦冥。入於人家。主人方乳。或占之曰。后来而產。是子不祥。又有後殃。孔甲取之曰。苟以為余子。

誰敢殃之。子長析薪斧斲其左足。遂爲大闢。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

劉子命相

輕勢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熄。莫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漫灌。莫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被。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莊逍遙遊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

其名鶴鷁。子知之乎。夫鶴鷁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水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鶴鷁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莊水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締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葬於矣。  
莊列御寇

昔魯侯以不免於患為憂。市南子曰。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岩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饒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我無舟車。柰何。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吾無糧。安得而至焉。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莊子  
山木

居功

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耶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

蘇厲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口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



足者終亡其酒

俱國策

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獲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守哉。

東坡范文子

紉蘭握瑾者。誨妬之良媒也。要津利孔者。招怨之危幟也。褻談鯁論者。騰謗之從駟也。方人擬物者。反刺之銛刃也。是以君子。網盛綵而不揚。履危機而知戒。

田汝成

事無全功。而願有時。謬責望者。易峻而取。必者難期。是以詩人怨斗。揭之求。而智者戎魯。縞之射。又日行百里者。時九十。言末路之不可保也。

田汝成

諺曰。巧婦忘食。懶婦倚門。夫人東髮行義。而沒齒令終。豈非吉祥大頤乎。願事有難料。而幸不可常。是以馭馬佚於力窮。而畫蛇敗於添足。宜僚弄丸。九轉空中。而不落。客有教之者曰。止止。不止。將墮前轂。

田汝成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矣。手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所難者。

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之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惟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列子說符。

### 尚勇

趙文王喜劍。莊周以劍見王曰：臣有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鉞，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

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于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

莊說劍

競力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收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

●●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惧。謝將休士。

國策



